

# 影视分级能阻止“三观崩坏”的神剧吗

玉渊杂谭 杨仑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温菲建议,建立影视分级制度,从源头保证影视文化的健康发展。比如宣扬纸醉金迷生活的《小时代》,不顾史实、随意编造的抗日神剧、雷剧等等,对社会不但没有有益引导作用,反而会造成精神污染,甚至带歪一些人的“三观”。

提起影视分级,颇有几分老调重弹的意味。近年来,关于我国影视市场立法、分级的倡议不绝于耳,仿佛它是武侠小说中江湖人追捧的屠龙宝刀——无论是避免色情暴力还是宣扬正能量,抑或是阻止三观崩坏的神剧出现——这把“神器”就是它们的“克星”。问题是,影视分级真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这需要我们先问自己一个最原始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影视分级?借用前阵子很流行的一句话: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黑暗,而是因为已经有人竭尽全力地将黑暗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说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上发生的“科里斯事件”。15岁的视频UP主,竟在视频网站平台诱导10岁的女学生做各种不良事情。女孩的的母亲试图与其沟通,该UP主却将两人的对话发布在公共空间上,并诱导同是未成年人的粉丝对其进行舆论攻击。试想一下,若有了分级制度,视频网站便可对孩子“屏蔽”一些来自外部的“黑暗”,但要对“三观”尚未定型的未成年人进行正确引导,还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所以,谈论影视分级要回归初心:它最根本的目的是保护孩子的精神世界。但也要知道,影视分级只是市场治理的一种工具,引导和教化更多的还是社会共同的责任。期待它阻止“雷剧”,恐怕有点期望过甚。但无论如何,人们对于保护孩子精神世界、宣扬正能量的期盼热烈而真实。对影视分级的连年呼唤,反映了人们营造健康网络公共生活环境的强烈期盼。做到这一点,是一项严峻的时代挑战,也给主管部门提出了一道“必答题”。

# 民国大师的“学术爱国主义”

桂下漫笔 胡一峰



经济学家陈岱孙

当我们回顾民国时期的学林往事,总不由得为大师们的风范所倾倒。有一种学人风骨却很少引起注意。这就是,当时的名教授对中文授课近乎固执的坚持。

清华是民国时期最“洋派”的大学之一。在这所风景秀丽的洋学堂里,却栖息着多位中文授课的先行者。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陈岱孙与周培源、金岳霖并称清华“三剑客”。他出身外交世家,外祖父和舅父都做过驻外使节。陈岱孙中学就读的福州鹤龄英华学校也是一所赫赫有名的教会学校。他于1918年考入清华,两年后赴美求学。1926年,他以《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的论文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用说,陈岱孙的洋文水平即便是今天的许多教授也难望项背的。

1927年,应母校之召唤,陈岱孙到清华经济系任教。在上海候船上时,遇见了几位正在清华上学的校友,说到清华老师讲课时中英文并用,尤其讲到关键的学术概念时,一定要借助外文才能解释清楚。只有社会学系的陈达教授,可以做到全中文授课。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不经意得知的小事,触动了陈岱孙心中积压的往事。他想起,当年在上海黄浦公园看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令他羞愧不已、热血沸腾。他又想起,从法国坐船回国途中,船在印度、锡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处停泊,他上岸游览参观当地学校,发现当地老师都用夹杂英语的当地语言授课,听来十分刺耳,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殖民地心态的表现”。这些都促使陈岱孙决定以陈达为榜样,用中文授课。于是,在备课时,他花了很大功夫,把讲课中涉及的学术术语、概念等译成了中文。就这样,从他在清华的第一堂课起,就纯以中文讲授,只在必要时才在黑板写上原文作为注释。算上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在清华先后执教几十年,只为留美预备制的一班学生破过一次例,而这也只是出于帮助他们更方便地与即将赴美学习接轨考虑才行的便宜之计。

无论是陈岱孙研究的经济学、财政学,还是陈达擅长的人口学、社会学,都是“舶来品”。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理由认为,两位陈教授之所以“舍近求远”,是因为对祖国爱得深沉,心中饱含着为中国争一个学术独立地位的情怀。用中文准确地表达西方思想这一习惯,陈岱孙保持了一辈子。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为中国学生授课,不独文科如此,理工科教授亦然。上世纪50年代担任过清华副校长的刘仙洲就是其中一个。刘仙洲早年投身革命,参加同盟会,后来辗转多校求学,终成机械工程师。34岁时,他出任北洋大学校长,倡导中文讲课,而且认为高等教育必须采用本国教材,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开什么课就编什么教材。1932年任教清华时,刘仙洲所在的机械系多采用英文教材或参考书,老师讲课和学生记笔记、交作业也常中西合璧。但刘仙洲的“机械原理”一直全中文授课。与刘仙洲差不多同时,有一位主持过清华工学院的陶葆楷教授,读书时英文水平就崭露头角,留美归来担任母校土木工程系教授。陶葆楷也一直坚持用中文讲课和编写教材,他于1935年编写的《给水工程》也成为中国这一领域最早的教科书。

如果以一个词来概括这一现象,我想用“学术爱国主义”。一个学者对祖国的爱,不是在尊重传统的名义下固步自封,把历史的故纸堆当作阻隔时代潮流的挡箭牌,以所谓“本土性”拒绝吸纳新知、新陈代议,也不是好为大言、迎合上意,发表一些看似义正辞严的虚妄之谈,更不是挟洋自重、拿中国实情做外来思想的注脚,而是努力为国家奠定学术上自立的基础,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构筑中国的学术话语。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毕业于清华的吴文藻先生,192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后受聘于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社会学系所用教材全为外文,老师一般也用英文讲授。吴文藻除了用汉语讲课外,还为自己讲授的《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编写了中文教材。而吴文藻,也正是以“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者和先行者身份永远留在了中国学术史上。

摄手作

# 霜天竞自由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李娟摄

# 谁首次发现宇宙膨胀的证据

科林碎玉 王善钦

1894年,洛威尔在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建了一座天文台:洛威尔天文台。洛威尔相信火星上有运河,相信海王星之外还有一个行星,相信螺旋状“星云”——“旋涡星云”——里正在诞生行星。为了进一步了解那些“旋涡星云”,洛威尔于1901年招聘斯里弗来仔细观测它们。

斯里弗体弱多病,性格文静,与狂热的洛威尔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斯里弗的任务是用仪器将那些“旋涡星云”发出的光分解成多种颜色的“光谱”线,并分析这些线。各种颜色的线就像化学物质的指纹,研究它们,就可以研究其中的化学信息,比如这是氢发出的线,那是氧发出的线。

在可见光中,红色光的波长最长,蓝紫色光的波长最短,居于中间的是黄绿色光。但是,光的颜色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当物体远离我们时,发出的黄绿光就会朝着红色方向移动;当物体靠近我们时,发出的黄绿光就会朝着蓝色方向移动。天文学家想办法还原出那些颜色变动的光的本来面目,从而判断出到底变红或变蓝了多少。既然变红或变蓝是因为运动引起的,那么,可以很容易理解以下事实:变红或变蓝的程度越大,物体的速度越大。

在斯里弗的成果的启发下,有些人更进一步,思考这些“旋涡星云”的速度和距离之间的关系,最突出的是勒梅特和罗伯特逊,他们分别在1927年和1928年从理论上推导出“宇宙在膨胀、星系退行的速度与距离成正比”的结论,并使用斯里弗得到的速度数据和哈勃得到距离数据,来计算比例常数。但因为这些哈勃测量的距离数据还不够精确,他们无法得到精确的正比例关系。

1928年,哈勃在德西特的提醒下,注意到了斯里弗的工作,并对星云速度与距离关系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然后用几个月时间重新测定出24个“旋涡星云”的精确距离。这些“旋涡星云”中的20个速度已被斯里弗测出,另外4个的速度则由哈勃的助手赫马逊测出。

结合这些“旋涡星云”的速度数据重新测定的距离数据,哈勃发现,二者几乎成正比。哈勃的结果在1929年发表后,立即轰动了天文学界。爱丁顿、德西特、爱因斯坦等理论家立即意识到,只有勒梅特与罗伯特逊提出的“膨胀宇宙”理论才能解释这个结果。至此,宇宙膨胀的事实被科学界普遍接受。

不过,遗憾的是,哈勃在他1929年的论文中没有提到斯里弗测量速度的工作。这一点被后世很多著名学者指出。如,哈佛大学的克希纳教授说:“哈勃的速度主要来自斯里弗。”普林斯顿大学的巴考尔也指出:“大部分速度来自著名天文学家斯里弗的先驱性光谱多普勒频移观测,虽然哈勃的论文没有给出参考文献。”

哈勃的做法让此后至今的无数人误以为星系远离地球的现象也是哈勃发现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53年,哈勃才在信里对斯里弗说:“使用你的速度数据和我的距离数据,我获得了星云的速度——距离关系。”1969年,斯里弗去世,享年94岁。

正因为斯里弗的开创性工作,洛威尔天文台介绍自己的主要功绩时,其中一条就是“收集了膨胀宇宙的第一批证据”。毫无疑问,斯里弗是颠覆传统的静止宇宙观的第一人,尽管1914年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斯里弗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他担任洛威尔天文台台长期间招聘的一个年轻人汤姆,在人职后的第二年就发现了洛威尔生前渴望看到却没看到的“海王星之外的新行星”——冥王星。

# 山桃一枝报春来

物种笔记 阿蒙

山桃是北方春天的哨兵。在静静的山谷里眺望春的阳光,当阳光和煦,风也有了温度的时候,山桃按耐不住了,伸展着粉白的颜色,好像在一夜之间,春就来了,变成满山的云和霞,氤氲地落在山桃的枝头。春分是北方春天的初始,而春分的山桃,则是北方春天到来的第一声闷雷。

它给冬天的枯竭之色染上了粉彩,人们喜欢这颜色,却几乎忘记了它的名字。坐在湖岸的山桃树下,花儿缀满枝头,树下熙熙攘攘。人们惊叹着这瑰丽的颜色终于来了,却不知道它是何物,有人猜,是桃花?有人反驳道:桃花红杏白,这一树的粉白定是杏花。也有人猜是樱花,因为赏樱风潮弥漫。和风吹过,花瓣像挂在风的发丝间一样,缓缓飘落。然而大家都猜错了,它就是山桃,虽然它结不出可口的果子,却可以在春风初到之时,在寒冷的北方代替梅花把春来报。

山桃是北方的原生植物,野生的山桃现在依然习见于北方裸露的山坡之上。北方相比南方干旱且寒冷,所以野生的山桃是一种坚韧的树种,从海拔较低的山谷到坡度陡峭的山崖,都有它的身影。山桃喜欢温暖,所以向阳的山坡上它会成片地生长,夏秋的绿色掩盖了它的山影,冬日的寒冷让它失去颜色,但是当早春微暖的阳光照在它光滑红润的树皮上时,它就非常快速地回应着春的问候,满树繁花便先于叶而绽放了。早春的山桃,为了抢占授粉的先机,会努力开出芳香繁茂的花朵。于是近乎一夜之间,山桃让粉和白罩满铁青色的山。山桃盛开的时候,北方的山是霞的源泉,也是春的源泉。

早春的植物为什么会这样追逐着春光?因为在春到来之时,最早苏醒的不是植物,而是纷纷攘攘的昆虫们,早开的山桃先于叶开花,就是将秋冬积蓄的能量换作花的绽放,来吸引饥肠辘辘的授粉者。当花已授粉,开始结实的时候,叶片才会慢慢长出,于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早春的花儿并不会独占为他们授粉的昆虫,因为山桃的花期仅仅只有6—7天。山桃凋谢之后,生长在山顶的山杏接着山桃绽放,之后是榆叶梅、连翘、樱花,而我们常吃的桃子则要等到四月中旬才会与人面相映。

于是有人问,山桃是桃花么?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山桃虽然是桃,但它并不是我们栽培着结果的桃树。它与我们吃的桃子虽是无比亲密的“姐妹”,同属蔷薇科桃属,但它的果子却不能食用。山桃在春天花落之后,枝丫间也会结出毛茸茸的小桃子,但和我们甜美多汁的桃子不同,它薄而酸苦的果肉会在秋天成熟时干瘪开裂,露出长满小孔的桃核。曾经在山里生活的人们一定很熟悉这样的桃核,光溜溜的可以当玩具,甚至捡拾的多了,可以动手串饰物,还可以做枕头的填料,睡觉时垫在脖子下面,用来缓解颈部的肌肉僵硬。

山桃是山的馈赠,这种春天花木是北方气候条件下最可诠释春的花卉。虽然现在园艺异常发达,花园里种着来自异国他乡的美丽植物,红的北美海棠,粉的东京樱花,艳的各色郁金香和洋水仙。然而在春之伊始,它却可以准时报春。天空不再像冬天那样灰暗和清冷,淡蓝色的天空下,山桃催促着我们来到湖边,看冰已经消融;催促着我们来到山间,看春的舞会就要上演。山桃,请记住它的名字,北方的报春使者。

# 树知道生命的答案

字里行间 杨雪

“森林是至仁至善的稀有有机体,它们受苦受难不求回报,还慷慨奉献生命的一切产物,森林庇护众生,甚至连对伤害它的一切,也都不吝为其提供阴凉恩惠。”

作者麦克斯·亚当斯在最后一章“树的未来”之下引此句,或可看作是这本《树的智慧》前十一章内容的感性提炼。我刚刚还沉浸在围绕树展开的各种百科知识里,这一下就被拽出了理性思维的国度。读这本书前,我和麦克斯眼里的众生一样,往往为了树木被砍伐而伤感不已,却从未深入理解树木的生态系统。更不曾思考过,树是如此复杂又迥异于动物的生物,好比一套超精密的生物学装置:捕捉二氧化碳、吸收水和阳光,生产出糖并加以提炼,不造成环境污染,还能自我复制出新的装置。

这是一本关于树木的博物志。既有对桦树、紫杉、山毛榉、榆树等12种树的详细叙述,还包罗树种起源、林木、轮伐、利用等五花八门你想不到的知识。比如,苹果树

拥有超过5万个基因,是目前所知最复杂的植物之一;愈创木是世界上最坚硬的木材之一,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的推进器轴承就是用重达1500磅的愈创木制成;还有,英国居然是目前森林覆盖率最低的欧洲国家。

当然,书名《树的智慧》,并非因为树有“智慧”,而是当我们师事树木,便能向它们习得智慧。麦克斯说,现代科学家在理解树木的漫长过程中,至今只跨出了一小步。然而,人类凭借有限的认识,从构木为巢、钻木取火、树叶为衣、树果为食,到利用木料特性做工具、生活用品,再到造纸造船造飞机,已经足以书写半部伟大灿烂的人类文明史。

宁可没有黄金,也不能没有木头。木与火的完美结合有着移形换物的强大力量,人们学会了利用木炭,掌握了冶金技术,得以开启青铜时代,乃至后来的铁器时代;有了用燃烧木炭高温锻造的锋利青铜器,人们才能从事系统性的砍伐,清理出大片土地。而木材和金属器的完美结合,又打造出各种样式、各种功能的舰船,由此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华丽大幕……

对于树与人的关系,在林地生活了3年的麦克斯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南大西洋那孤独零落的阿森松岛,原本植被稀疏,几乎没有树。后来英国海军陆战队到此开垦种植,皇家植物园又运来了生命力强、耐旱的植物。现在,岛上覆盖着森林,约有40多个物种。对于阿森松岛来说,外来物种的“入侵”导致本地原生植物已灭绝超过一半,但换来的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那么改变地貌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而与环保主义者呼吁的“无纸化”相反,麦克斯主张多用纸,买更多火柴、木炭、原木家具,总之就是消耗木料多多益善。他认为,林地和森林能存活下来正因为它们自有其用——被用掉的森林都会再次生长,能赚钱是它们得以存活的保证。而一旦人们不再看重树的经济价值,可能会铲除林地改种更多供动物食用的粮秣,或变更成牧地,那将是我们真正失去森林的时刻。

也许吧。世界上最古老的树是美国加州高山的狐尾松,生长速度非常缓慢,有些已经一万多岁了。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在树的生命尺度里,不过是轻微的摇曳。可是,人这种来去匆匆的生物,要想摧毁古老的树,不过就在翻手覆手的一念之间。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